



陳家毅，新加坡建築師。始讀建築於新加坡國立大學，畢業於倫敦建築聯盟。曾得獎無數，為上海世博新加坡館設計師。著作有：《不完夏》、《重顧草莓地》、《城市磁場》。

蒼茫星空下熱氣蒸騰間 · 陳家毅

土耳其浴場大圓弧屋頂齊整排列小圓形玻璃洞窗，折射室外燈影，氤氳熱氣中明暗閃爍，宛若蒼穹星光。

平 躺在灰白相間的巨大石枱上，全身赤裸（除了腰間鬆繞著可有可無的一塊布料），臥睡在空曠大堂中，倒有種置身死於度外的感覺。大理石板隱隱釋放傳遞出平和的溫度，背部出奇的舒服而且一點不覺燙熱。在慢速汗流和昏昏睡去的當兒，大圓弧屋頂上齊整排列的小圓形玻璃洞窗，也逐漸從蔚藍轉至深灰；再晚一些，圓洞群折射進室外街上的燈影，乍明乍暗宛若在高山上仰望蒼穹，黑夜裏星光熠熠。

澡堂建得紮實，牆上地上都砌鋪了相同灰石紋的土耳其大理石。建築空間六角對稱，小小的角對稱，小小的一個聲音皆無遁路可逃。聲響在實牆上來回反彈數回，才化整為零逐漸消失。幸好沒太多人客，也沒人喧嚷，只有潑水沖洗和潺潺流水聲，在背景不斷迴旋。

較日本濕浸的溫泉泡湯，土耳其浴倒像是在乾蒸身軀，出汗之後才正式洗浴。兩者微妙相似之處是用了不同方式，將一股熱量注入軀體內，促進血液循環，在寒冷的冬天裏尤其管用。日式湯池，即使是隱藏在巷弄裏或城郊邊上的大眾湯池，今日無不花樣百出推介多種湯料吸引客群。反觀土耳其浴場，千百年來單只靠澡堂中央的大石炕台來提供暖身服務。

熱，磚砌煙囪散布出去的煙霧著實不合衛生，現在都改用電力或煤氣熱水管來供熱了。石台上翻轉過兩回，前後皆「蒸烤」得差不多，汗流浹背全身開始舒暢之際，刷背師傅即過來帶領到邊上水盆旁坐下，開始洗身刷背工作。源自於希臘、羅馬的洗浴傳統，除了讓僕人伺候，流傳至今還有朋友、家人互洗刷背的習俗；赤裸裸共洗浴的確能促進信任、友誼，這點非常奇妙。聽某浴場主人說，土耳其的刷背



Conqiz Kartova

■ 翻新後的 Kılıç Ali Paşa Hamamı 十五世紀背古土耳其浴場比例完美。浴場內部分為六角，此六角，圓頂的星形小洞竟是六角而非八角，老伊斯蘭星型暗通猶太教戴維星（大衛星）。

相較中國城市現今的澡堂揚州師父，邊為客人擦身邊忙著推銷硫磺粉或牛奶水或精油抹，土耳其的刷背師父要老實多了（當然亦有遊客區的例外不算）：他們用的不外是刷背布、老式肥皂、和水。二話不說先以熱水從頭部沖下，先四肢後胸腹、背臀，鄉下人河邊洗衣服式地搓個不亦樂乎。每回我都按捺不住驚呼他們搓出的垢泥數量，鬢髮濕透水珠直滴低頭看著原附屬自己身體的角質死皮，搓成一條條的胖灰棉，隨再次沖下來的熱水一呼兒竄流而去。

一次刷背僅用溫清水，一層皮就隨之脫落。二次的好戲還在後頭：但見土耳其師父在旁邊的大桶混著熱水搓肥皂，先將一張兩邊開口枕頭套似的長布圈浸入肥皂水桶裏，隨後快捷地雙臂提高拉麵筋般一舉一拉，拉出個神奇巨大的泡沫，再迅速移往客人頭上身上淋擠，如此動作來回四五次，直到肥皂泡沫覆蓋全身上下。剛被刷脫下舊皮層的毛孔才張開透氣，這一下滲透了滑溜溜的肥皂溫水，彷彿直進入到毛細管裏十分受用。

日本人在溫泉泡湯禮貌上目不斜視，熱湯水面露出頭部也只望向遠方的山脈、鄰近的樹木，或是室內空無一物的半空中。各自各浸泡湯中享受安寧，就算稍有觸動也僅會是池內放射的水柱或氣泡，人人表情皆像在冥思或靜坐，一片禪修樣。土耳其浴除了平躺石台上受熱的片刻可以閉目沉睡，洗刷之際人與人的互動肯定較為熱絡，淘水沖澡拉肥皂泡沫，此起彼落熱鬧非凡。千百年前羅馬時代、鄂圖曼帝國戰士凱旋歸來退盔脫甲，一眾赤條條相對，洗浴間笑談風生，想必就是這個情況。

相較中國城市現今的澡堂揚州師父，邊為客人擦身邊忙著推銷硫磺粉或牛奶水或精油抹，土耳其的刷背師父要老實多了（當然亦有遊客區的例外不算）：他們用的不外是刷背布、老式肥皂、和水。二話不說先以熱水從頭部沖下，先四肢後胸腹、背臀，鄉下人河邊洗衣服式地搓個不亦樂乎。每回我都按捺不住驚呼他們搓出的垢泥數量，鬢髮濕透水珠直滴低頭看著原附屬自己身體的角質死皮，搓成一條條的胖灰棉，隨再次沖下來的熱水一呼兒竄流而去。

一次刷背僅用溫清水，一層皮就隨之脫落。二次的好戲還在後頭：但見土耳其師父在旁邊的大桶混著熱水搓肥皂，先將一張兩邊開口枕頭套似的長布圈浸入肥皂水桶裏，隨後快捷地雙臂提高拉麵筋般一舉一拉，拉出個神奇巨大的泡沫，再迅速移往客人頭上身上淋擠，如此動作來回四五次，直到肥皂泡沫覆蓋全身上下。剛被刷脫下舊皮層的毛孔才張開透氣，這一下滲透了滑溜溜的肥皂溫水，彷彿直進入到毛細管裏十分受用。

日本人在溫泉泡湯禮貌上目不斜視，熱湯水面露出頭部也只望向遠方的山脈、鄰近的樹木，或是室內空無一物的半空中。各自各浸泡湯中享受安寧，就算稍有觸動也僅會是池內放射的水柱或氣泡，人人表情皆像在冥思或靜坐，一片禪修樣。土耳其浴除了平躺石台上受熱的片刻可以閉目沉睡，洗刷之際人與人的互動肯定較為熱絡，淘水沖澡拉肥皂泡沫，此起彼落熱鬧非凡。千百年前羅馬時代、鄂圖曼帝國戰士凱旋歸來退盔脫甲，一眾赤條條相對，洗浴間笑談風生，想必就是這個情況。

快捷地雙臂提高拉麵筋般一舉一拉，拉出個神奇巨大的泡沫，再迅速移往客人頭上身上淋擠，如此動作來回四五次，直到肥皂泡沫覆蓋全身上下。剛被刷脫下舊皮層的毛孔才張開透氣，這一下滲透了滑溜溜的肥皂溫水，彷彿直進入到毛細管裏十分受用。